

王开玺 著

两世溥仪

末代皇帝传奇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两世溥仪

末代皇帝传奇

王开玺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世溥仪：末代皇帝传奇 / 王开玺 著. 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4. 12

ISBN 978-7-5060-7901-3

I. ①两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爱新觉罗·溥仪 (1906~1967) —生平事迹—通俗读物
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4929 号

两世溥仪：末代皇帝传奇

(LIANGSHI PU YI; MODAI HUANGDI CHUANQI)

作 者：王开玺

责任编辑：邹绍荣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：100706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8000 册

开 本：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15.5

字 数：201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60-7901-3

定 价：35.00 元

发行电话：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(010) 64258029



再版总序

在中国历史上，本来就有“文史不分家”或是“文史哲，不分家”的说法。大凡历史学家，同时亦兼为文学家和哲学思想家。故此，司马迁所著《史记》，即被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除了司马迁个人的特殊天赋外，主要是因为古代社会中，并无有如现在这样明确精细的门类分科，所有的学问原本即是一体的。至多只有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的六经之分，或是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别。对于个人而言，所要求的亦不过为“五礼”、“六乐”、“五射”、“五驭”、“六书”、“九数”的六艺修与行。

人们回看中国古代的历史书籍，并无现今史学著作或论文中这样多的学术规范和要求，至少在形式上并无文献征引出处的注释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持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，自2003年正式启动以来，已历经足足十个年头，现已达最终完成阶段。但就这一新清史是依据此前的二十四史之例，不加添文中注释，还是仿照现今史学著作的惯例，加添文中注释，前不久仍未达成共识。

现今人们公认的最早的史学巨著，即是司马迁所著作的《史记》。其条理清晰、词气纵横，语言精练而又极富表现力；塑造人物，形象生动、特性鲜明、栩栩如生，如同亲见其人、亲闻其声；描写战场，五彩斑斓，雄浑而大气，使人如同临其境。因此，其既给人以历史的启迪与智慧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鉴古而知今，又是具有高度文学成就的鸿篇巨制，给人以文学的体味与美感。

但是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历史学有了历史学的著作和论文的规





范程式。即不但所著、所论，必当“言必有本，论必有据”，且必须明确注出所据史料的原始出处。否则，即算不上“正儿八经的”、名副其实的学术著作或论文。

大人物，就是大人物。大人物，即自然是令人高山仰止，无人，也无资本对其不恭、不敬。小人物，毕竟就是小人物。小人物，即可以遭人鄙视与蔑视，至少可以不予重视。

没有哪一位在学术科研单位，或在某一高校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者，敢不遵从已经形成的学术规范，而仿效《史记》那样的体例与文字风格来写史、著史、论史（姑不论其是否具有司马迁大师那样的文字功底、深邃思想和“成一家之言”的能力）。就写作形式而言，如其仿效司马迁写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、《陈涉世家》，特别是《项羽本纪》中“鸿门宴”部分的文笔手法，即必须甘冒不为学术界所认同的巨大风险。

大圣人孔老夫子说过，人至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。本人刚毕业时，尚未达“三十而立”之年，自然只能是诚惶诚恐、循规蹈矩地不敢“逾矩”，更无“从心所欲”地“逾矩”的知识积累与思维凝练能力。故此，于完成大量繁杂的教学任务之余，我开始亦步亦趋、循规蹈矩，甚至是东施效颦般地习写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。

其间，不断有出版社的编辑或朋友们与我商谈，能否尝试着摆脱近百年来形成的学术著述形式，改变近年形成的文字表述规范，让史学从书斋或象牙塔中解放出来，回归社会，回归广大的民众。也就是说，能否改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和语言文字，通俗地讲述历史，普及历史知识。于此，我虽说远谈不上什么畏之如虎，避之唯恐不及，但亦始终不敢应允，轻于一试。究其原因，不外有三。

其一，学术上的社会风险。一个刚刚步入史学习学阶段的无名之辈，如无视学界的规范要求，其所撰写的内容，即使皆为历史的真实，至多亦只能被认同为“史话”一类的东西，与学术论文或学

术著作，尚有很大的距离，甚至是有本质的差异。也就是说，自己若以如此形式写作，即必须甘冒所写文字既不为学术界，亦不为本人所供职的学校、学院所认同，徒做无用之功，甚至可能遭到学术界口诛笔伐的风险。本人自幼即属“抗风险能力”很差的那种人，更何况还是很“世俗”的人呢？如我不得不考虑职称的晋级等。

其二，学术上的个人风险。平时常听人说，一个人无论进入哪个行业，哪个领域，必须自其开始，即需寻得高师，走上正途正轨；否则一旦上路不正，再想回归正路，可就难上加难了。本人如于历史学的习学之始，即走“通俗化”、“大众化”之路，即使算不上什么“左道旁门”，至少是有些“不务正业”。不但社会上的许多人这样认为，自己当时也有这种认识或顾虑。

其三，个人的能力风险。本人刚刚步入历史学的习学阶段，即使胆大包天，妄生有捅破史学研究及表述“天界”的“贼心”与“贼胆”，但也决无“捅破天”，另辟新境界的“本领”。

风险多多，严重且现实，故此，我一直循守着传统的史学要求与规范。

后来，出版社的编辑或朋友们，或是缘于开拓市场的现实考虑，或是出于普及历史的社会责任感，不断相约、相邀，或是鼓励，或是“鼓惑”，希望自己能加入到他们策划的历史通俗系列丛书中来。既然是朋友，又是好意的盛情相邀，不便屡屡相拒，于是我开始“大着胆子”，试探着上了“贼船”，不守本务地撰写了数种普及性、通俗性的历史读物。

当其时，主观上虽然已是大胆地解放思想，发挥个人的最大能量，力图摆脱传统学术著作撰写形式与语言表达方式的束缚，尽可能地追求叙事、说史的可读性与趣味性，尽可能地使其通俗化、大众化。但现今回首来看，仍有两点需要说明。

其一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，一旦形成某种思维定式，即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。经过历史学数年的学习与规范性训练，平日习



读的各种史学论著、论文等的熏陶与濡染，本人一时难以摆脱“言必有据、论从史出”的史学研究与撰写基本要求的束缚。此外，近世史学还特别要求，作者必须对相关历史问题进行多角度、多层次的理论分析。故此，本人所写虽名为通俗的大众读物，实则难以完全摆脱史学著作的入股程式，实有所欲为而不能随欲所为的困惑。

其二，在自己的内心深处，始终有一思想观念挥之不去，坚驻不移。即史学著作或许可以追求、展现其趣味性、可读性，但决不能因此而有害于其真实性、科学性；应该而且必须通俗化、大众化，但决不能为了迎合有些人的猎奇心理而庸俗化、媚众化。因此，在这些通俗大众读物中，虽或仍有史学著作的入股痕迹与色彩，但其科学可靠性则没有大的问题。

现从已出版的普及性历史书籍中，选取了《慈禧垂帘：祺祥政变始末》、《两世溥仪：末代皇帝传奇》和《晚清南国：边疆千年危机》三种结集出版。这三部小书的写作缘起、年代、选题、视角等，虽均有所差异，但有着两个基本的共同点。一是皆为晚清，或是近代的同时期历史。二是皆采用普及性历史读物的叙事方式与文字风格。为使所述更具历史的原真性，书中虽亦有部分史料的内容，但与整体的叙事意气相连、相合，没有学术著作中的文内注或页下注。

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著名人物，曾三度垂帘听政，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。《慈禧垂帘：祺祥政变始末》一书，讲述了慈禧太后是如何从后宫的嫔妃，通过祺祥政变，走上大清朝最高权力宝座的。所述既具有历史学的严谨可信性和科学性，又不失语言的清新活泼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、故事性和趣味性，但又绝非“戏说”、“杂说”之类的随意编造之作。

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，究竟有多少个王朝，有多少个帝王，由于人们的统计标准不一，并无准确的数字。但是，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，无疑是中国最后一位帝王。溥仪所生的年代，国内外形势变化极大、极快，这就使末代皇帝溥仪具有最为传奇的色彩，至

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。《两世溥仪：末代皇帝传奇》一书，在信史的基础之上，以文学的语言，撷取了末代皇帝溥仪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的逸闻故事，勾勒出他一生中政治生涯、脾气性格、婚姻恋爱等方面的传奇变化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中原的统治政权，时常遭受北方或西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，甚至是引起政权的更迭。这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，引起了时人的巨大思想震动。但现今看来，这只不过是中华民族版图内各地方政权的征讨攻伐，是中华民族融合过程中的阵痛。

然而，自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开始沦为西方各国的半殖民地，整个中华民族开始遭受其他民族的欺侮与蹂躏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，日本入侵中国东南地区的台湾；英国在西南地区制造了马嘉理事件，觊觎中国云贵地区，并直接出兵侵略西藏；稍后，法国又利用越南问题，发动了中法战争。

于此，时人李鸿章曾有着精准的认识。他认为中国古代：“历代备边，多在西北。其强弱之势，客主之形，皆适相埒，且犹有中外界限。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，各国通商传教，来往自如，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，阳托和好之名，阴怀吞噬之计，一国生事，万国构煽，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；轮船电报之速，瞬息千里；军器机事之精，工力百倍。炮弹所到，无坚不摧；水陆关隘，不足限制，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。”

这一时局的危机与影响，现在看来，虽不是绝后的，却绝对是空前的。时人谓之为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而当代史学工作者则谓之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严重边疆危机。《晚清南国：边疆千年危机》一书，即是以通俗的语言，再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家与民族危机。

在此还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，上述作品毕竟属于大众的通俗读物，因而其必然要受到撰写体例与体裁、内容与文字风格等的限制，



不可能每一具体问题的表述，皆有其可靠的史料依据，更不可能按照学术专著的规范要求，将所据相关史料的著者、文献名称、出版社名称、出版时间及页码等一一注出。因此在撰写过程中，参阅、借鉴了前人的学术成果，我不能在书中一一注出，谨在此致谢、致歉。

此次本人的三种普及性读物的出版，基本保持其初版原貌，只对其中的标点错误、错别字及脱漏字等予以了订正修改。此外，个别地方略有增删；书中的小标题，略有增添调整；书中的图片，也相应做了部分调整。

2014年初春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（东方出版社）的许剑秋总编辑、黎松副总编辑和邹绍荣编辑等，缘于对中国历史的热爱，传播历史文化知识，凝聚社会文化正能量的历史责任感，惠准将我已版和未刊的历史书籍，分类编为三个系列丛书出版。现在展现在尊敬的读者面前的《慈禧垂帘：祺祥政变始末》、《两世溥仪：末代皇帝传奇》、《晚清南国：边疆千年危机》三种普及性读物，即是其系列之一。

值此本人的三种普及性读物的再版之际，特就本丛书的初写缘起，以及丛书结集出版的来龙去脉、个中原委，予以说明，并以此代作总序。

最后还要说明的是，季我努学社的范围平先生，为本丛书的出版事宜，颇费心力，特此致谢。

王开玺

2014年3月10日

溥仪，末代皇帝。

他站在夜与昼的相交之处。

他生命的色彩，有如夜向昼的嬗变，从高贵的深紫到卑贱的昏黑，到新生的清白。

一个皇帝，随着夜向昼的嬗变，炼化成公民，成为拂去夜雾、沐浴晨曦的两世人。



昔日在景山顶峰遥望紫禁城全景

目 录

再版总序 / 001

野 语 奇 譚

王坟白果帝王树 / 002

蛟龙化蛇 / 004

御名不祥 / 008

三 次 登 基

承嗣入统 / 012

第一次登基和退位 / 020

复辟和退位 / 027

离开紫禁城 / 037

执政『满洲』 / 050

第三次登基和退位 / 064

龙 威 莫 测

幼龙闹宫墙 / 093

真龙天子信神佛 / 111

无处安放的龙性 / 118

四次婚变

春秋已盛，钦定中宫 / 133

皇后秽闻 / 143

妃子革命 / 154

祥贵人归西 / 165

福贵人离婚 / 172

淑贤相伴过余生 / 184

皇帝公民

回到祖国，接受改造 / 196

从皇帝到公民 / 204

万民争相看『龙颜』 / 216

溥仪病逝 / 223

初版后记 / 231

再版后记 / 233

清帝世系表 / 235

野语奇讖

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的初冬，
多日不见太阳，天空阴霾惨淡。

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，
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隔一日先后晏驾
宾天。十一月初九日，新帝溥仪继位
登基。虽于国丧期间，但在街头巷尾、
茶楼酒肆，人们仍在窃窃私语。

此日是一个难得的好天。齐东、
叶瑜、贾炎、汪伦四位旧友，又来到
宣武门外的“清月茶楼”品茗闲谈。

他们在二楼紧靠西窗的一张桌子周围刚刚落座，伙计就照例为他们
沏上一壶上好的黄山毛尖茶。



慈禧太后



光绪帝



溥仪



昔日宣武门

俗话说：“树老了很多，人老了话多。”齐东、叶瑜、贾炎、汪伦四
人，虽不是耄耋老者，话却也多，很快他们又开始争相大摆龙门阵。



王坟白果帝王树

“当今圣上以藩邸入承大统，醇亲王府两度潜龙，实乃天下奇事。”

“正是，听说老醇亲王府园寝的风水极佳。”

“当然不错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老醇亲王到北京西郊鹫峰响塘避暑，看到妙高峰山峦起伏、层嶂巍峨、丛林秀美、有弯有靠、前方后圆，遍山流水潺潺，其源澄澈如镜。山高三里许，凭凌一望，目极百里，洵大观也。尤其是一株古松的西北，为来龙正脉，龙穴沙水俱佳。老醇亲王当即选定此处为日后园寝，并赋《看定妙高峰风水志喜》五言诗一首。第二年，园寝即开工兴建。同治帝驾崩后，老醇亲王子嗣位，年号光绪。此为醇亲王府一度潜龙。”叶瑜显得不但阅历广，而且见识多。

“叶兄可记得此诗？”

“全诗记不得了，但最后几句还记得。”说着，他便摇头晃脑地低吟出来，“石凑玲珑骨，林开锦绣屏。细流分径曲，斜日印渊渟。鱼漾千头碧，龙磐百尺松。奇缘钟造化，佳气郁峥嵘。”

“诗写得好，叶兄的记性也好。”

“依我看来，老醇亲王府园寝的风水倒未必一定多好，再好难道还能胜过本朝马兰峪东陵与易县西陵不成？据言，这是因其宝顶附近生有一株白果树。树围七人合抱不交，高达十余丈，盖万年之物也。日精月华，独钟其秀；形如翠盖，覆盖墓



光绪帝载湫父亲奕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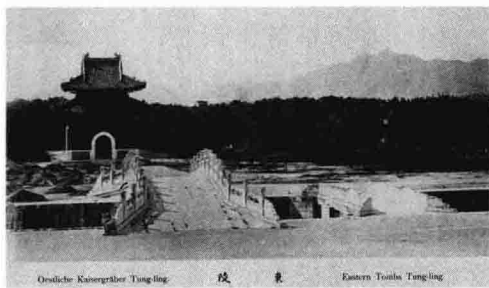


光绪帝（中）

地。以堪輿之学度之，此乃帝陵之象。”齐东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着，“诸位细思，白果树覆于老醇亲王宝顶之上，‘王’字上加一‘白’字，岂不隐为‘皇’吗？正因如此，光绪帝大行后，醇亲王府才能再度潜龙，即今上又登九五大宝。”齐东也有些不甘人后地炫耀说。



奕譞在妙高峰别墅牵鹿



昔日清东陵

叶瑜有些卖弄般地补充说，齐兄所言极是，醇亲王奕譞在“鱼漾千头碧，龙磐百尺松”一句后面，的确有自注：“老松高六丈许；银杏树一株，围三丈五尺，清荫盈亩、重实累累，皆数百年物也。水源出石罅，周砌以后，游鱼千余头，堪輿云是‘生气’。”



奕譞（右）和载沣



宣统帝溥仪父亲载沣



蛟龙化蛇

“叶、齐两兄之言极是。今上嗣位登基，不仅托庇于祖荫祖德，亦为天命所在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农历正月十四日正午时分，鼓楼及什刹海



昔日钟楼（后）鼓楼（前）

附近的人们，正忙着准备张挂元宵节花灯，忽见醇亲王府上空红光一片。起初，人们皆以为王府失火，后仔细观之，方见是红云紫雾，弥漫缥缈；瑞霞祥霭，灿灿放光。人们皆啧啧称奇，认为醇亲王府必生贵人，事后才知，彼日彼刻乃当今圣上万寿吉日。足见，今上乃‘真龙天子’也。”

“欸？汪兄今日为何不发一语？”这时，他们才发现汪伦始终默默无言。

“对呀！今真龙天子登基，国本磐固、国运昌隆，此乃国之大利、民之大幸。汪兄论事，每每妙语连珠、洞见底蕴，今日缄默不语，莫非另有高见？”

汪伦望望四周，轻声言道：“这些年，天下不宁。革命党，在各地鼓动民众造反；立宪党人，请愿速行宪政；饥民蜂起，抢粮抗捐；怪异屡现、天灾频生，皆非吉兆。当此乱世，即便真龙在世、圣人

复生，恐亦难扭转乾坤，何况……唉！不谈了，不谈了。”

“何况什么？难道今上不是……”

汪伦瞟了一眼墙上“莫谈国事”的纸条，然



醇亲王府



革命报刊

后把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所谓今上万寿吉日，祥云瑞雾云云，以鄙人度之，不过齐东野语而已，未必可信。然今上寿诞之日并非良辰吉刻，却非妄言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当今圣上生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农历正月十四日午刻，但为何今上的‘万寿圣节’钦定在正月十三日？”

在座诸人皆面面相觑。

“宣宗成皇帝（道光）驾崩，正是在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正月十四日午刻。此乃清皇室的忌日凶刻。今上为避此凶刻，故将其‘万寿圣节’提前一日。鄙人缘此揣度，此恐主当今圣上一生不顺。”

005

野
语
奇
谈



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的
“五大臣”及随员在罗马



同盟会证章